

# 疫情後的發展：站在十字路口的國際高等教育

駐洛杉磯辦事處教育組

波士頓學院國際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Philip G. Altbach 和前任主任暨特聘研究員 Hans de Wit 自 COVID-19 疫情爆發起便持續關注與評論疫情下的高等教育發展，曾發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不會造成國際化革命》和《我們是否處於線上學習的轉型時期？》等文章。

Altbach 和 De Wit 表示，疫情會造成相當的短期困難及長期挑戰，尤其在病毒仍然肆虐地區，將會有更嚴峻的影響，但高等教育不太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他們認為疫情不太可能引發學術革命，但仍擔心北半球和中國，與南半球和其它地區之間的不平等恐將加劇。因此透過 5 個「C」開頭的關鍵字，來反思國際高等教育未來的挑戰。

## 一、新型冠狀病毒疫情（COVID-19）

在某種程度，疫情給高等教育帶來了重大的變化。人們更加了解遠距高等教育的關鍵地位，以及連帶改進遠距教學和研究合作相關的方法和技術的重要性。

儘管 Altbach 和 De Wit 認為高等教育不會因疫情而劇烈地改變，但顯然遠距科技和方法將在各種層面上發揮更大的作用。

這包括更多完全線上的學位課程，以及結合傳統課室學習及協作式線上學習（collaborative online learning）的混合式教學的成長。要做的事仍然很多，包括需要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網路資源，以及進一步改進技術、教學方法和教育內容。

透過這場疫情，人們意識到真實體驗校園生活對學生、學術人員和行政人員來說至關重要。但在未來，數位化（digitalisation）將成為高等教育的一個更重要的面向，特別是對學生和教師的移動力（mobility）、專業發展和教與學都有影響。

Altbach 和 De Wit 表示學生出國讀取學位的全球移動力需要時間來回復到 COVID-19 之前的水準，而且樣態模式和相關數據可能會發生變化。

例如，即使在疫情前，中國學生每年出國人數的增長已有減緩。

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下降得更多。例如像印度這樣受到病毒和經濟雙重打擊的國家，出境學生人數也有削減的趨勢。導致對國際學生有經濟依賴的主要留學國，例如澳洲，將面臨入學人數大幅減少的現象。

短期海外進修然後回到母國取得學位，是歐洲和美國學生國際移動力的主要樣態，但因疫情而暫時停止。然而 Altbach 和 De Wit 表示，儘管可能會受其他因素影響，短期移動力將逐漸恢復到正常水平。

COVID-19 疫情危機使許多人相信，國際研究合作對尋找科學解決方案貢獻良多，特別是開發疫苗和增進知識，未來這種正面的看法可能會繼續維持。

## 二、氣候 (Climate)

經濟減緩、交通暫停的疫情期間，似乎也讓大自然得到喘息的空間。越來越多人意識到全球氣候危機的嚴重性，而高等教育界堅持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也獲得極大的迴響。

限制航空旅行的必要性可能會對短期學生移動力產生影響，特別是在歐洲和美國。在疫情的刺激下，大學正在研議實體移動 (physical mobility) 的替代方案，並得到歐盟和日本等政府當局的積極支持。

至於在南半球，由於短期實體移動力成本過於昂貴，無法大規模推動，虛擬移動力 (virtual mobility) 的模式或可提供加強學生跨國和跨文化能力的方法。

## 三、研究和教學合作 (Collaboration in research and teaching)

科學是一種國際事業，此點從科學文章的共同掛名模式和跨國研究合作足以說明。現時全世界估計有 25 萬至 40 萬名博士後研究人員，僅美國便有 10 萬名，數以千計的學術人員有國際移動的能力。

雖然全球科學研究不會因疫情而停止，但還不清楚疫情或其他阻力將如何影響學術人員和博士生的全球移動模式。可參考另一篇文章《疫情後低估博士教育所帶來的風險》(Undervaluing doctoral education post-COVID brings risks，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10430131651833>)。

## 四、中國 (China)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在各個方面都成為了全球高等教育的主力。不僅是世界上學生人數最多的高等教育系統，也是世界上第二大的論文發表生產國。

超過 65 萬名中國學生赴國外留學，而 50 萬名國際學生在中國進修。大多數出國的中國學生都去了主流英語系國家，但也有相當多的學生去了西歐。至於前往中國的國際學生主要來自其他東亞和東南亞國家以及非洲。

這場疫情打亂了中國的移動模式，雖然 Altbach 和 De Wit 預估疫情不會產生持久的影響，但可能會出現短期和中期的影響，對那些依賴中國學生獲得收入的機構和國家，如澳洲，會產生經濟和其他影響。

更重要的是，中國涉入的一系列全球社會政治紛爭。其中對於學術關係的干擾，包括有關世界各地 500 所孔子學院的爭端，這些學院因與中國政府的關係而受到批評，並被指控盜竊知識產權。中國不利的 (inauspicious) 發展，例如加強對學術自由的限制和對香港的箝制，也製造了緊張氛圍。

## 五、商業化的國際高等教育 ( The commercialisation of internationalisation )

高等教育國際化已然成為一個重要的產業，國際學生為留學國帶來了巨大的收入，例如為美國增加了 450 億美元、為澳洲經濟增加了 240 億美元收入，相當於是留學生母國的經濟損失，這些國家對學生的中等和大學階段教育進行了投資，然而留學生選擇不返國，而是留在當地就業。這往往是留學國當地國家政策有意為之的結果，進一步加劇了母國的損失。

推崇英語教學的留學仲介為現今蓬勃發展的行業，數百名招募國際學生的留學顧問、協助學生為國外留學準備考試的補習班和安排學生住宿服務公司，都是與學生移動力有關的大規模、但很少被理解的產業。這個產業是否基於學生或大學的利益而服務，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教育科技 (edtech) 公司日益增長的影響力增加了不確定性。一方面，近年來，像 ApplyBoard 這樣的新公司在風險投資企業的支持下進入市場；同時，這些公司與傳統的參與者，如英國泰晤士高等教

育 (Times Higher Education) 和教育測驗服務業的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以及全球的留學顧問也有發展合作關係。

由於市場正在發生變化，目前還不清楚孰贏孰輸。大多數參與者仍然專注於招募來自南半球的學生到北半球的英語系國家，但隨著非英語系國家加強其招生活動，市場可能會變得更多樣化，競爭也會更加激烈。

Altbach 和 De Wit 表示，國際高等教育毫無疑問正處於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雖然預期不會引發一場革命，但確實面臨嚴峻的挑戰，特別是入學管道 (access) 和公平性 (equity) 這兩方面。然而政府和大學也有機會，從過去一年半歷程中汲取經驗，解決因疫情而加劇的社會及教育制度面上的問題。

撰稿人/譯稿人：陳潔希

資料來源：2021年6月12日，大學世界新聞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210531090025317>

